

# 遊美短篇軼事

---

謝頤蓁 著



## 約翰和馬麗

我所讀書的那個城名叫奧朋城。當我抵美的時候，正是美國已經加入協約國的戰團，那時歐洲的大戰風雲已經十分的緊急了。

我在奧朋城中並未曾看出一些戰爭的痕跡，那裏的人們都是仍舊爲着他們的工作忙碌，商店裏的貿易仍舊是那樣的熱鬧，工廠裏的煙囪也正在冒着濃厚的黑煙，平靜而遼闊的街道上往來着各種車子，居民的景象也是十分的安甯，毫不呈現一點擾動的狀況，幾幾乎令人想不到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戰患發生出來。

那城中的人們，在禮拜日都停止了他們的作業，上午到各禮拜堂裏做禮拜，下午就結伴到瓦斯谷湖裏去遊散。那湖是全城風景最美麗的地方，雖然沒有甚麼綠柳紅桃點綴春光，像我們春日的西湖那種景色，但也有葱鬱密茂的樹林，蒼翠欲滴的水草，柔膩漲綠的湖水，漪漪漣漣，平得和一塊明鏡彷彿，湖面上飛翔着徘徊着無數時來時去形似八哥黑毛黃嘴的小鳥，沿途的空

氣，至爲新鮮，小溪裏的水潺潺的流着，田野中的小花，燦爛的開着，牧場上的羊羣潔白得如同碧綠的地毯上堆着一團團的新棉。在這種甘蜜而溫和的環境，人們泛着小小的白皮艇子，由風中送來一陣陣悅耳的歌曲，我真不信有甚麼凶惡的人類會在這世界中互相廝殺，演那凶殘酷烈的慘劇呀。

我到了那城中，直至過了好幾日，由於我的觀察，方才漸漸知道從前的臆度原來是完全的錯誤了。我到居民們的家裏去的時候，看見那些頭髮蒼白年紀老邁的母親們，常常虔敬的跪在地毯上祈神，面容上呈現出一種悲切的表情，恆切着爲伊們那些遠征的兒子們祈禱，希望藉着神的護庇，可以生還故里，家人團聚。他們——居民們——一面接到由戰地來的凶訊，那就要暗地裏號哭，哀慘的聲音，使人聞而心悸啊！我知道了，他們的表面上雖然鼓吹着保持着一種靜謐昇平的景象，原來是由於內心的憂傷已達極致，只好去尋些無聊的樂趣，以解愁腸，這正如傷心到極點的人，不能哭出甚麼眼淚，反倒笑了出來一樣的可憐啊。我既經明白了他們的內容，他們那些愉樂的事兒，在我看來也都變成含淚忍痛的追歡了。

現在，我要把恰當這個時候的一件可泣可感的故事說出來——這故事是出於那城中一個平常的人家，並且完全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

奧朋城雖是許多很小的城中的一個，但城中的居民擁有富厚的資產者，爲數却衆。那般富人們都聚居在一條街上，因此那條街的別號就喚做富人街了。在這街中，常常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精神活潑的青年人，他有一副健壯而秀美的容貌，秉着聰穎而明達的資質，他是常常快樂着，走起路來，總是昂着頭，把那金黃色整齊的頭髮映着日光發亮，那個姿式既是雄偉而且溫良。他是富人街中一家屋主的愛子，他由於父親所賜給的名字，是喚做約翰。

約翰自從進了那城中一個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馬麗——那個美麗而聰慧的姑娘。伊是住在貧人街裏的，伊並不是富人家的女兒，但伊却有令人羨愛的美麗和聰慧，並且伊的性情又是十分溫柔高尚的，因此就足以吸引約翰對於伊的真誠而熱烈的愛情。他們是由於光明而純潔的友誼，進而至於互相羨慕，互相眷戀，直至兩情融洽達於極度，於是他們由於雙方的情願，就締結了婚約。

當他們訂婚不久，歐洲的空前大戰已經開始了。但是那時美國還未曾加入戰團，所以他們在這美麗的小城中，仍能度其天真安穩的生活。他們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他們的形影刻刻的追隨着，不願意有片刻的分離。他們彼此共同研究各科的學問，互相質難和問疑，親密得無以復加。約翰有時要去和別人賽球，則馬麗必要隨在他的身後，同赴球場，爲他竭力的喝采助勢。馬麗有時要到湖裏去遊玩時，約翰也必立刻伴着伊同到湖邊，他就撐着小船，在那碧水柔波中互相吐露衷曲，遇着快意就同聲唱着他們所最愛的歌曲，竟使水面的飛鳥都能爲他們更加歡鳴起來，水裏的游魚也要昂着尖而小的頭，伸到湖面，去賞識這一對神仙中人的風韻哩。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春日——那正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他們又同往湖畔，在那樣瀾漫的春光裏，這一對璧人蒞止，正該爲湖山生色不少，但那時約翰却不再能像從前那樣的高興了，他黯淡的神情，悽惶的眼色，把那活潑少年的歡樂盡化成冷漠的悲哀，這種憂愁潦倒的態度，是他從來所未曾有過的，所以立刻就被馬麗所覺，伊是忍不得了，就開始問他道：『你覺得怎麼樣了？親愛的約翰，你莫非遇見甚麼不高興的事麼？』約翰只沉默着，這樣過了許久，他是不能

再忍受，使伊煩悶而傷心，並且也不能再延遲了，就直截告訴伊，他將離去這和愛的家鄉，去到那酷烈的沙場上去，加入這次的大戰，要爲國家和人道的緣故，去度那槍林彈雨的生活了。馬麗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實是悲痛已極，但極力的鎮靜着自己，不使把感情表露出來，却反很莊重的向約翰說：『這是很好的事，你去爲國効力，我極端的歡喜，並且願意你做一個饒勇的戰士！』

過了兩天，約翰就離開了奧朋城，他並非立刻就馳往前敵，却是和一班應幕的新軍同往一座大城中去受一種特別的訓練；在這城中將要再過幾個月的功夫，然後才編入正式的軍隊，開到法國去加入戰線。在這幾個月的中間，許多兵士的嬌妻都從各處趕赴那駐紮訓練的大城中去，和伊們親愛的丈夫相遇，以傾訴滿懷的情懷。但是多情的馬麗自從約翰去了以後，却從未到過那裏去和他謀面。

這樣，光陰過去得飛快，那訓練的幾個月很迅速的就過去了，於是約翰立刻要跟隨着隊伍動身赴法。他在臨赴法的前一夜，曾經費去許久的時間寫一封長信寄給馬麗。他到了法國，馬麗又接着他自法國聯軍營中寄來的一封信，只是報告他已安穩的抵到那裏罷了。從此以後，直過

了幾個很冗長的月，再也沒曾有甚麼音信了。在這個長時間中，和約翰同去的他的哥哥，也是同樣的沒有信息寄回來。

一天，關於奧朋城約翰弟兄們在戰地裏的信息傳來了，那並不是他們自己寫來的，却是軍務處打來的急電。由於這個緊急的電報中，報告出那時美國所撥去的軍隊，正在努力着攻打與登堡戰線因為那城池極其堅固，德國精兵又屯集於此，軍中死亡的人數極衆，那時約翰弟兄二人恰巧就是在這枝軍中，自然也是在許多陣亡的英俊少年中了。這個惡耗傳到奧朋城之後，馬麗悲痛已極！伊哭泣得過度，甚至屢屢暈去。伊這時自己悔恨着從前當約翰在大城中受訓練的時候，未曾去和他會晤，以為自己對於他的情分實覺得太淡薄了！這種思想，使伊心痛，伊追想着自己和約翰相識以來的每一種小事，伊的柔腸已經寸斷了！

馬麗向別人宣誓，自己終生不再嫁給別人了，因為約翰就是伊唯一的愛人。並且那時又有一件最難堪使伊更加傷心的事，就是約翰的父母在得着這種凶信傳來以後，不久就得了重病，父親在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撒手死去；母親雖然還有一些殘喘，却也不過是苟延着時日罷咧。這

些險惡的事，使馬麗悲傷得甚於死去，伊又常常爲了想起約翰而致昏厥不省人事。

再過了兩個月，軍務處的電報又來了，他們檢查那些陣亡將士的姓名，方才知道約翰的哥哥實在是已經陣亡，而約翰只不過受了一些傷罷了。馬麗得了這個消息，心裏快活已極！恨不能立刻飛到約翰的身旁，去爲他裹創敷藥，安慰他，看護他。一日，馬麗得着一個電報，知道約翰要快跟着一班傷兵們回來了，伊馬上預備好了，就趕到紐約去迎接他。

伊站在那寬大的碼頭上，時間過去得十分長久了，伊眼看着那滔滔不絕的海水，心裏想道，當他來了的時候，不知道我還能夠認識他麼？他也能認識我麼？我們見面時，當怎樣的快樂啊！伊只這樣不絕的沉思着，那隻偉大雄俊的輪船已經漸漸移近，最後竟靠上碼頭了。伊張大了眼睛，屏着急促的呼吸，看見船中紛紛走出來的人，有的是折了臂，整了脚的，有的是斷了雙腿，用白的紗布包裹着，由兩個人攙抬着，扶持着走的，更有的把頭用大的黃色布幅完全的包裹着，由別人擁抱着走的，上千上萬奇奇怪怪形狀不一的可憐的人們都從馬麗的眼睛前走過了，但都不是約翰，最後下來的人漸漸的少了，伊方才看見約翰，他的像貌已經是大大的改變了，和從前竟判

若兩人，不但是身體十分羸弱，並且雙睛已盲，只用手扶着一個工人的肩頭摸索前進。馬麗的心跳得極快，週身的血都湧沸了，放開脚步，立刻奔向前去。

『約翰！』伊大聲的喊着。

『馬麗！』他也能立刻辨出這是誰的聲音，而顫動的嘶出這一聲來。

他們互相擁抱着，只覺得萬種的悲哀，一一奔向心頭，熱淚一顆顆沾濕了他們的衣襟，他們却始終沒有甚麼話說。

與朋城裏的人隔了兩日都知道約翰和馬麗就要從紐約回來，並且不久就要結婚了。當他們如期回來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去歡迎他們。衆人爲他們開了一個極大的會，這會中人都極力的表讚約翰的戰功，約翰和馬麗被家人寵愛敬奉得異常高尚，但却終不能却去他們心裏潛伏着的悲哀。

那時德皇已經棄國潛逃，德意志是完全失敗了，協約國的大勝利，到處都開着慶祝的宴會。新聞紙上用很大的字母印出約翰爲國戰爭的勳績，但是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他已成爲盲人，不

能再使他重新看見這個世界，即便他的最親愛的馬麗，他也只能聽見伊的聲音罷了。

他們的婚禮將要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六號那日舉行在馬麗所住的那條街上一個小小的禮拜堂裏，那禮拜堂裏主婚的牧師就是我的一個同學，他親自對我這樣說：『他們的這種結婚，是值得令人佩服的，因為這時約翰的母親也是早已死去了，他的家產也是蕩然無存了，他拚着命的去「爲國効力」，只落得一雙盲目重返故鄉來了，但是馬麗却始終如一的，堅意誠心的嫁給他，伊這樣的說：「我們的國家雖然是已經把他的眼睛取去了，但是，我們應該感謝上帝，他的生命却仍舊能夠保存着回來。他的父母都已爲他的緣故而致傷心以死，他不再有甚麼依靠了，他孑然一身，貧苦無歸，正要我扶助他，我若能終身爲他服役，那是我所極引以爲喜的樂事……」……』我聽了這番話之後，當時心裏着實受了伊的感動，我料想不到在這物質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竟能遇見這樣賢德俠義難能可貴的婦人，我不禁暗暗的爲他們祝告着，願他們的結婚，成爲歡樂生活的開始，從此享受安甯甜美和愛美的生活，不再遇見甚麼艱險罷。

按照美國日歷算來，那是在五月一號，奧朋城中舉行一個極大的遊行，我那時也從學校裏

出來，加入他們遊行的大隊裏面。他們把美國的國旗高高的擎起，抗聲唱着美國的國歌，以抒表他們滿懷愛國的熱忱，真的，那實在是一個很熱鬧飛舞的盛會。

當我從他們那隊伍裏回來之後，在路中順便買了一張報紙，翻開一看，只見上面一幅中印着一個盲目的男子和一個美麗而端整的姑娘。在那兩幅肖像的下面，用大號字印出他們的名字，那是兩個很熟悉的名字，自然就是約翰和馬麗了。伊所着的衣服並不是美麗的新婦的服色；他更是簡單，仍舊的穿着那套戰士的制服。在他們肖像的下幅却印着幾個極其刺眼的字，是『馬麗已於昨晚因病逝世！』我的那位同學——那個教師——又是今天去替伊舉行喪禮。當我們這班熱烈的羣衆正在興高采烈喝吹歡呼的時候，他們恰在那裏舉行那種簡樸悲哀的喪儀了。當他們爲伊入葬的時候，也沒有甚麼人去弔唁他們，爲伊執紼，或說幾句哀悼的言詞；不過，我却實在知道，當伊未死之前，約翰定是靠近伊的身旁。在舉行喪禮的時候，除了那位牧師之外，雖然不會再有甚麼來賓；但我却又確鑿的知道，必定更有馬麗的那個白髮哀頹的老母，站在伊的愛女的旁邊頻揮伊的老淚，並且更有那由戰地歸來失明的少年，他的已經碎裂的心，是跟着

伊的棺材一齊埋在深深的墓坑裏去了罷。

那時在美國的日報上，有一位多事的記者，曾經把馬麗這番堅貞不變的良心，大大的稱讚一番，同時，將約翰的戰勳也連帶着揄揚了幾句。不過我們確實知道：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就是馬麗已經是死了！後來據我聽見人說，伊的致死的原因，是由於伊的神經上的變態，至於伊的神經怎樣忽然會變態起來，却不能有人再知道了。

## 我的東家

美國的學生，在冬假或暑假的時候，往往到鄉下去幫農家的忙，每日也可賺三四元美金，一個暑假內，也可賺美金二百餘元，充作下半年入校購書付學費的用項。這是苦學生一種自食其力，以工供讀的普通方法。

我在美國的時候，也做了些自食其力的事，我現在要略略的寫一段故事。題名就叫『我的東家』。

我有一天從街上回到寄宿舍去，在路上遇着一位五十餘歲的人，他見我是異邦人，就站住了與我談話，我也謙謙虛虛的與他攀談起來。他問了我幾聲，我都很客氣的答覆了他，他最後向我說：「我的公事房離你的寄宿舍不遠，你有空不妨來玩玩。」

我隔了幾天，就到他的公事房去拜望他。

這位先生姓葛，名叫威廉。葛威廉有一妻一女，他的女兒是從美國一著名女校（Mc. Holyoke College）畢業，很是文雅而漂亮的。葛先生家中雖陳設不多，但是也有了一口鋼琴，一只留聲機，二三只小書廚，十幾只美麗的鏡掛。屋前有一小花園，挺立着三四株大樹；屋後也有一方地，爲種花種菜之用。屋的四週，有碧綠的草地，新鮮的花木，當春夏之交，到那裏去，真要如同身入埃田花園一般哩。（美國小城中人的家庭，大都是有這種景況，）此外還有一間小屋，裏面放着一部『福達』小汽車，這是在暑假的時候，葛家用他到各處去遊歷的。

葛師母爲人溫和，葛先生爲人仁慈，所以家庭中十分和樂。並且葛先生一家人，在道理上也很熱心，所以看見異邦人，就生出一種很親熱的愛心來。

我在美國讀了半年書，從中國帶去的錢，已差不多用盡了，身邊祇有五六元美金，前途漫漫，不知道如何過活；加以那時歐戰方酣，百物昂貴，一個窮學生，流落他鄉，既不能再得家中的接濟，又無人能爲我在政府一方面設點法，正在這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時候，那位葛先生就生了善心，在他公司裏爲了我新設了一種職司，叫我當差。每禮拜也可賺五六元美金，可以付我的飯金，所以就得免爲涸轍中的苦魚了。美人的性情，雖然比別國人要好些，但是仍不免有歧視他國人的惡習。他們看見我是一個中國人，總有點顧忌似的。就是教會中人，也免不了那種歧視。所以到禮拜日去做禮拜的時候，我在禮拜堂裏，並不覺得在天父的家裏，卻覺得是在美國人拜神的會堂裏。在我前面是美國人，四面也是美國人，獨是我坐的那一排座椅上，卻連一個美國人都沒有，真可謂無聊已極。所以有時候在禮拜天那日，並不到甚麼禮拜堂裏去，不過在自己房中看聖經，讀讀譯經文，做了禱告，求天父把人的罪惡與驕傲，漸漸的拔除罷了。但是自從認識了葛先生以後，他就請我在禮拜堂裏與他家人同坐，於是我有時坐在葛先生的身旁，有時坐在葛先生與葛師母的當中，又有時坐在葛先生的女兒旁邊。他一家人這樣的看待我，把我當做家中親人一般。

真使我心中十分的感激。從此我就每禮拜去做禮拜，那禮拜堂也就如同我自己的家了。後來那禮拜堂的副牧師，請我到他們的主日學校做教員，我也樂意的答應了。過了一年，我就薦到那教會做教友。

我在耶穌聖誕節的那天，沒有地方去過節，葛先生請我到他家裏去過聖誕節。我在新年的時候，沒有地方去過年，葛先生又請我到他的家裏去住幾天。在元旦喫早餐的時候，他在我早餐的坐席上放了二件禮物：一件是一條很雅觀的領帶（這領帶我現在仍舊寶藏着）一件是一張三十元美金的支票。

當我畢了業，離開葛先生所住的城的那一日，他的夫人特意用汽車來送我上火車，並且送了我兩大包食物：一包是葛師母所預備的；一包是葛家女兒所預備的。我在火車上，肚裏餓的時候，就把兩包食物打開，裏面都是十分好喫的蛋糕和水果。此處還有二封信：一封是葛師母寫的；一封是葛家女兒寫的。——都是體貼入情安慰異鄉人的話，殷殷地勸我保重我的身體，不要心中難過。

這是一位基督教徒的東家看待一異邦傭人的實況。

葛家的女兒是一位賢德的婦人，他的丈夫是從哥崙比亞大學醫科畢業，一向在紐約城鄰近地方行醫，後來因為做事過度，就患了肺病。葛家的女兒服侍伊那病的丈夫，週週到到，空閒的時候，常常把文學或雜誌中有趣的事，述與他聽。這樣直過了五個整年，一點兒沒有怨聲。在他們家裏出入，也從來沒有聽見一次爭論和反目的事。這樣的人家，豈不是可為吾們青年的好模範麼？

我在未離我東家住的地方以前，葛家的女婿就去世了，兩位老人和他們的女兒，心中自是充滿了悲傷。但是並無怨天尤人的那種態度。

我回國已有二年，葛家仍舊常有信來，去年聖誕節的時候，寄來一本很好的書，是富斯迪博士做的基督教與進步。我實在覺得對他們不住，所以託便人寄去一方繡花，他就寫了一封長信來謝我，並且叮囑我，叫我做人要抱樂觀，積些錢後來可以成家，享些家庭的幸福。我常常想想這樣的東家，與自己的父母有甚麼分別？他雖然是美國人，他的心卻是屬於基督的，所以他能有這

樣博愛的精神。

## 難忘的聖誕節

我在美國共過了四年，聖誕節也過了四次。

當我初到美國的那一年，真是舉目無親，處於人地生疎的孤境；那時沒有甚麼地方好去，更沒有甚麼人來邀請我。在那天的晚間，學校裏有同學幾個人忽然跑來邀我和他們一同到監獄裏去，他們預備在那裏爲一般囚犯們開一個慶祝聖誕的同樂會。我既然是十分的孤單，得了這樣意外的邀請，怎有不心感而表同意的呢？

我們一同到了預定的那所監獄，這時方才知那監獄裏的犯人却完全是些婦女。伊們有許多是黑種人，白種人也不在少數。我看見這所監獄裏的佈置，真是十分的清潔而整飭，伊們所睡的完全是鐵架的鋼絲床，上面盡鋪着白色的褥氈，我想恐怕國內許多學校裏學生的寢室，不見得就能及上伊們的罷！當我們到了伊們的室中時候，那些室中的電燈，光明耀目，照着那樣雅